

客家老屋

刘忠焕

在这个满眼翠绿的暮春里，我又一次回到了那座沧桑老屋。掩映在翠绿中的老屋，土墙黛瓦黑头灰脸，却也还端庄大方不带一丝轻佻，正自顾自的沐浴着春光。或许，它还陶醉于空气中弥漫着的淡淡的荔枝花香。

如果你正好是客家人，可能会对眼前的老屋白心底里生出一份亲近感。这样的感受，在我走进这座古旧的老屋时，体会更深。尽管眼前这座老屋，老土、斑驳、还有些破败，于我反而多了一份浴火重生的味道。客家人人情味较浓，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心系老家并念念不舍。路过客家人家，面对那些老屋，门楣上刻着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春晖居”或者“福祿第”，定会引发你的猜想：住在这里的人家，会是个大家族吗？他们从哪儿来？现在又身在何处？

我的老家算不上什么大家族，值不得炫耀。但每次回到老家，我忍不住都要回这座老屋转一转，毕竟，这里承载着我深刻的童年记忆。而实际上，管窥这座老屋，每每总会给我再次体验老家人那种原生态的乡村生活的机会，也让我深深感受厚墙密瓦下隐隐流动着的神秘气韵。

据悉，客家建筑的形式，有围楼、围龙楼、门堂屋、锁头屋、方楼、圆楼……但弄不清，我的这座客家老屋应属于哪一种。这座房子原来是三进式的，主屋傍还配有厢房，总共有十几间房子，一大家子人住在一起，是典型的客家民居。后来，一些厢房和最后一进房子倒塌了，余下了两进，也就变成了现在的样子。小时候，我曾问过奶奶，为什么老屋的墙体那么厚，还留了枪眼？奶奶说了个大体，主要是防土匪。奶奶说，这座老屋，始建于清朝光绪年间，是先人掏光了老本而建成。墙体除了转角是用青砖砌的外，都是用黄泥、石灰、河沙以及少量的板糖和糯米饭，按一定比例搅拌后，用夹板夯捶而筑成。在腰间，还预留了枪眼，以防范土匪侵扰。老屋的大门相当厚实，大门的前面还加了一道拉拢门，一般的土匪是奈何不了的。

小时候，我曾在老屋生活过几年，后来，父母盖了新房子，才搬了出去，将老屋让给了堂兄大哥住。但我在情感上，仍忘不了这座闲情淡定的老屋。我知道，先人为了聚族而居，为了安居乐业，为了战胜当时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抵抗匪盗野兽的侵扰，一担担黄土，一筐筐沙石，几块木板，几根木桩，手搬肩扛夯筑而成。

到我入住老屋时，已没有了如临大敌的紧张氛围，呈现出的是你来我往日作夜宿的客家风情园。尽管那段时光短促，却是无忧无虑。这里常响起琅琅的书声，还有鸡鸣、狗吠、牛哞……这些此起彼伏的声响，简直就是农家的天籁之声。在天井、过道或角角落落，恰当地安置着石堆、石磨、风柜，还有犁耙、锄头、竹箕等农具。当袅袅炊烟飘起在屋脊时，那仿如二胡手拉响的一曲充满乡愁的绵长乐曲。

过了这么多年，我总还记起住在老屋里的好些往事，尤其是煤油灯下读书的那个懵懂的少年。那时没有电，在那如豆的煤油灯盏下，我度过了几年的苦读时光。在昏暗的灯光下，温习着功课，或者一个人发呆、遐想，自己勾画着一个个美丽的故事。我向往外面的世界，做梦都盼望着能一睹外面世界的精彩，我甚至有点迫不及待要走出这座老屋。就这样捧着书，熨帖于煤油灯的那份脉脉温情，在那如豆的灯光下，告别了我的童年时代……

于是，不知不觉中我生出了别样的情怀，每次回老家时，我都要折回到老屋停留一会儿，看看老屋，也和堂兄大哥拉拉家常。虽然老屋有些败落，虽然老屋已留不住大部分的人，驻守的只剩下老实巴交的堂兄大哥一家。但那些厚墙实门，那些黛瓦流韵，仍唱着当年一样的摇篮曲，摇曳着睡梦中的记忆。

如果把人比作是房子的灵魂，那么眼前这座老屋只能算是一副快要散架的无力再去追赶灵魂的老躯壳，它已被今天繁华的时光远远甩在了后面。是的，人迁离，屋残旧，已接近于一架空洞的标本。它的墙壁，它的梁柱，它的密瓦，还有屋檐下尘封已久的风柜、石磨、石碓、竹筲、晒席，都泛起了一层无助的苍白。

对于老屋的留恋，我仿佛已臻于有些情感上的缺失。自从离开老屋后，就算是外出求学、工作以后，从不同的地方回来，那种感觉也几乎是一样，没有大喜大悲，更谈不上喜悲而泣，我只是留恋它，只是觉得每次看到它都会踏实而满足。只有偶尔喝多了烧酒醉在其中，才会有些现实的忧郁，泛着甜蜜的忧郁。

老屋老则老矣，仍庭院开阔，花木俨然，还伴着气定神凝。毕竟，这里曾人丁兴旺鸡犬沸腾，也曾有过美丽的故事发生。看看周围的“后起之秀”，那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房子，正精气神爽地作炫耀状，我想，老屋一定会深深地品味着孤独和失落。